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美〕盖伊·考博著

戴传华 夏 趣等译



# 风流三女杰

# 杰 女 三 流

[美] 盖伊·考博 著

传华 夏 趣 等 译

(上 册)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88 北京

# 风流三女杰

[美] 盖伊·考博 著  
戴传华 夏 趣 等 译

(下 册)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88 北京

责任编辑：晓 鸣

封面设计：刘 全

风流三女杰（上、下册）

〔美〕盖伊·考博著

戴传华 夏 趣等译

•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北里25号）

北京市丰台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9.75 字数：420千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4-0082-4/I·011

印数：00001—80,500 定价：5.80元

## 内 容 提 要

以色列超级间谍埃里亲自训练了三位美女，组成干练的间谍网。三位女谍在各自的间谍生涯中，以不同的风格施展才华，历经艰险，创造了谍海奇观。她们几乎都对英俊的帅哥男子埃里一见倾心，纷纷梦想占有他。感情的波澜，性的体验，事业的合作，在她们与他之间编织着复杂微妙的关系网络，而埃里也情有独钟。

但是，他们在一次任务中意外地遭到了失败，这失败只能是一位女谍中一人的叛变所致。埃里冒着巨大的危险奔波于世界各地，在情感纠葛与案情迷离中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叛徒——他衷心倾慕的恋人。这背叛带来的并不是仇恨，而是永恒的遗憾，它凝聚着一段苦涩的历史，沉淀着心灵与情感的创伤，这一世风流、女谍英杰都无法洗刷净尽的。

作品将间谍生涯的传奇与对普通人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的描写融为一体，着眼于人性的开掘，情节动人，意味深长，是最新畅销佳作。

## 序 幕

### 事 件

弥塞亚永远不能预知大爆炸。

切姆·魏兹曼（1874-1952）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1979年4月6日，法国，土伦。

“还有多久？”她问。

“还早，再睡一会儿。”

夏洛特闭上眼睛，身子背向埃里。他们俩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拂晓前将要来临的大爆炸。

埃里深情地注视着身边的夏洛特，那背部优美的曲线以及被单下光滑丰硕的臀部使他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片柔情。这是他们俩首次合作，任务完成后，就不再用化名罗兰·伍德罗夫妇了，但眼前，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他们是一对在法国度长假的夫妇，用的是南非护照，并清楚地注明夏洛特是美国人。

他们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了，很久以前曾有过一段爱恋缠绵的日子，由于职业缘故不得不中断了，为此他深觉遗憾。当夏洛特向他倾诉思念之情时他更是激动不已。很痛苦吗？也不，尽管他一开始就感觉到她的爱，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和自己的意志游戏，只有在他仔细端详她那凝脂般的肌肤和奶油般滑润的大腿时，或者在狠心故意打碎她的浪漫幻想时，心里才有那么一股歉疚和负罪感。当她知道他们俩确实不能

在一起时，她只仅仅要他保证：永远不要再要求与她同房。当然他信守了。

夏洛特微微扭动了一下身躯，使埃里清醒过来。他看了一下手表——那是莉莉几年前给他买的，再过二小时，那惊心动魄的震颤声就要发生了，还有警车嘶鸣、救护车灯光闪烁——不，如果艾薇娃工作仔细圆满，就不会出现救护车。……埃里翻身起床，“我们该走了。”

艾薇娃刚过子夜就离开了马赛去土伦。她是一个有着三十年秘密工作经验的特工人员，严谨仔细，忠诚而又精确。她的任务是监视管理核武器人员的去留。她能有条不紊地安排来往乘船的乘客，安置紧急登岸的船只，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埃里才最后定下了爆破的确切时间。

艾薇娃在土伦的工作看上去很一般，只不过是数数汽车，列列牌号，以及收集最普通的统计数字。假如他们小组每个人都准确无误地完成自己任务，那么艾薇娃就是决定数百万人生死的核心人物。早些年艾薇娃还是个年轻的播音员时，就担负过训练来自英国军队的年轻战士埃里·卡扎的任务。

埃里现在在哪里呢？他肯定就在附近，她想，夏洛特和莉莉是否也卷入了这次行动呢？遗憾的是她不清楚这些事。出于安全考虑，关系网非常狭小，情报也是严格按“原则”传递的。

临近土伦时，路上车辆多起来。一辆送牛奶的车子驶到她前面，艾薇娃一鼓作气加大油门超过了它。秘密局还将雇用自己多久呢？她猜测着很可能这次是最后的一次。如果真是如此，她得好好记住和珍视每个时刻，尤其是坐在那漆黑隐蔽的集合点，等待着东方破晓，等待着那惊天动地的轰然

一声！

莉莉已经疲惫不堪了。她喜欢住远离海滩的小客栈，但这次却安排她在这闹区的大旅馆里。她尽量地藏匿，不想招人耳目。她现在必须睡觉，否则她就会失去这次任务最后阶段所需要的警觉。几年前在任何场合她都能入睡，在漫长的隐藏期间，她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强迫自己睡觉，打发无聊的时间，后来被捕了，睡觉更是成为一种安慰。可是她现在睡不着，却又必须入睡，她苦恼极了，于是轻轻地下了床，向窗口走去。她这次的任务是收集海滩边的情况，如天气、潮水、航海图和游人的踪迹。她打着艺术家的幌子，从不同地方的小船坞里雇船，游览各处，包括海军博物馆。最后选择了一处写生场所，那是一块隐匿和夜间集合的理想场所。

莉莉那双明察秋毫的锐眼，是埃里派她来的关键。她曾抗议过，但埃里说服了她。“我们无法信任没有经验的人，特别是在法国，稍一疏忽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法国是莉莉·杰格的领地。她在巴黎的年头比在台拉维夫长得多。她喜欢瑞士，默默渴望着在苏黎世或日内瓦有一个幽静的居处。这次任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也许最终能得到她梦寐以求的休息。

一辆摩托车从窗子急速驶过。莉莉叹了口气，又重新回到粗糙的被褥上。这床上数不清已睡过多少人了，有人在上面作过爱，有人生过病……还有，上面曾死过人。每当想起这些，她就怨恨着旅馆，渴望睡自己的白亚麻褥子和棉毯。莉莉把双膝收到胸前，双手插入两腿间。埃里在哪里呢？她感到他就近在附近，夏洛特和艾薇娃也一定在附近。

莉莉看了看表，“还有一小时就要爆炸了，任务也将完成

了。”她自言自语地渐渐地沉入梦乡。

埃里驱车在土伦的中心街道，在城里最大的楼房之一——康考德门前停了下来，他对夏洛特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看看就来。”

“可是……”夏洛特欲言又止。她非常清楚，别指望解释，几个星期来，她一直扮演着被动的伍德罗夫人的角色。夏洛特手里虽然有许多电文，但还是不能了解现在事情进展的情况。她对埃里不信任她感到恼火，当然埃里是不承认这点的，他总是提醒她，如果不信任她，他就不会派她来执行这次任务了。最后他说，他们在等待着一个大爆炸。而她全然不知爆什么，为什么要炸，她不能问，但她知道法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核技术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威胁。

1959年，国际原子能组织吸收伊拉克为成员国，第二年，伊拉克和苏联达成协议，筹建核反应堆。三年后，苏联帮助伊拉克在突尼斯建立工地。1968年完成了热量反应堆，1978年苏联同意交换燃料，把10%的浓缩U-235变成80%的铀，这就把反应力提高了1000瓦。但苏联人严格控制着这个厂，伊拉克人无法弄到军用铀和钚，说服了法国帮他们建奥西历里斯反应堆，它靠浓缩铀产生裂变，这意味着给他们提供了核战争的力量。

夏洛特在车里背靠座椅，闭目养神。这次爆炸很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但个人永远别想得到点滴名誉。

土伦任务的最后一项内容是掩护一位化名弗莱德·都茨的以色列科学家，保证他平安无事，埃里有康考德大厅门的钥匙，但门留着细缝，这引起他的警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教授慌张离去时，忘了关好？还是他装好手提包和箱子就追

不及待地走了？教授有渊博的核反应堆的专业知识，他能精确地分配炸药量，保证对原子反应堆造成最大破坏力的同时对人又只有最小的杀伤力。

康考德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层数多而楼面宽广，一个人很难引起另一个人的注意。有趣的是康考德里面一个寡妇竟对“瑞士”绅士——弗莱德发生了兴趣，请他吃饭聊天，埃里告诫弗莱德要诚实，无论如何要表明自己是位忠实、快乐的已婚人，有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就埃里所知，一切进展良好，寡妇的兴趣就急剧下降了。

埃里小心翼翼地登上楼，向大厅走去，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吓了他一跳，原来是猫叫，声音似乎来自教授房间，这很奇怪，因为博士一点也不喜欢猫。

“弗莱德。”埃里敲敲门，没想到门一碰就开了。一束光线从厨房射向大厅。猫出现了，擦着埃里的腿窜进长廊，地板上留下湿漉漉爪痕，埃里蹲下，一摸，发现是血迹。埃里顿时屏住了呼吸。他高度警觉起来。

“喵儿……喵儿……”猫不合时宜地发着令人气恼的叫声。

埃里沿着长廊一点点地往前挪，他贴着墙壁，同时注意着两个方向，来到卧室，借助屋里的灯光，他看见床上有一个人，不，一件东西。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好象停止了流动。

埃里拿手帕碰碰电灯开关，然后向床走去。那不是人，不是弗莱德博士，那只是一具尸体。

埃里感到一阵晕眩，跌倒在猫的身上。猫尖叫着跳上床。

弗莱德博士的嗓子被锋利的刀片割成碎片。血流满床

单，溅满墙壁。头无力地向后仰着，嘴被撬开，塞着一块腥红模糊的东西，用不着细看，埃里已知道那是什么。把生殖器割下来塞入被害者口中是一些人实施报复的惯技。

“为什么，阿什，为什么啊！”埃里低语着，双手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不能叫警察，不能移动尸体，甚至不能去通知他的表兄弟艾斯蒂。他搜寻着四周想找到教授的提包，但没找着，他的皮箱却在床头，埃里提起箱子，想走又停了下来看了教授一眼。

一些东西吸引住了他的视线，教授的手交叉地叠在胸前，中间夹着一片纸片，埃里小心地取出纸片。“噗”地一声死者的一只手落到身边，掉到温热腥红的血泊里。

“沾满鲜血的地狱！”他心里咆哮着对仇敌充满了忿怒。“我不能忍心他这副样子。”他以极低的声音说着。

埃里跑进浴池，抓起一条毛巾，小心地用它把塞在嘴里的生殖器掏出。他感到一阵恶心，随手扔进了厕所，鲜血滴在银色的地板上。他又用一条毛巾，擦掉开关和门框上的手印以及地板上的血迹，然后把两条毛巾塞进箱子里，好好地洗了洗手。确信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后，才提起箱了，锁上房门，快步轻声地下了楼梯，钻进车里，他就急速地发动了汽车。

夏洛特睁开眼：“你去了这么久。没什么问题吧。”

“有点不对劲！”埃里咽了一下唾液，“你看见什么人了吗？”

“没有”。

埃里扫了她一眼。

她很快就意识到他的沮丧：“对不起……我……”

埃里忘了松开离合器，汽车蹒跚地撞上停在前面的卡车，

“血腥的地狱！”他把离合器踩到底，也不管卡车和自己车的好坏，向后倒回，开着就走。

土伦的街上一片寂静。

驶上公路时，他没注意路标。

“天啊！”夏洛特尖叫一声，埃里猛地刹车同时飞快地转动方向盘。“该死的路标！”

“你不舒服吗？埃里。”夏洛特柔声说。“让我开吧。”

“不用，把灯打开一会儿。”

他从口袋里拿出教授手中取出的纸卷：人们无法领悟哭泣中的欢呼声，因为人们总在高呼。

上文摘自埃兹拉书中的第一章，意指耶路撒冷的第二座寺院的筹建时间。

埃里一下心情沉重起来。殿宇的快乐……耶路撒冷的快乐……人们的哭泣……埃兹拉……他的小组名称……这些都是他们早期执行任务时用的密码。现在有一个敌人知道了他的小组在执行一项任务。是谁如此了解这次任务并跟踪来到法国呢？所有的助手全都在艾薇娃、莉莉和夏洛特手下工作，而她们三人又都是绝对可靠的，也许她们三人中有一个助手在执行任务中被跟踪了，之后又粗心地领着谋杀者找到了弗莱德博士，但什么时候杀的呢？怎么领来的呢？背叛，这个丑恶的意念缠绕着他。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人，他在某一处为了金钱、爱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出卖了情报，让他们找到了教授。

阿什，亲爱的阿什……

轰！

埃里痛苦的意识已经对爆炸声麻木不仁了，只是有些吃

惊。

“什么声音……？”夏洛特虚弱地问。

“……声音仿佛很遥远……”埃里嘟囔着。

“你说什么？”

轰！这是第二声。

轰、轰轰，声音犹如节日里的爆竹声。大地在颤抖，东南方的夜空划过一道道闪光。

“这意味着我们成功了。”夏洛特抑制不住兴奋。埃里默然无语，他等着更多的响声。

“我不喜欢毁灭……任何东西。”他忧郁地说。

轰轰！第六、第七声猛烈地撞击着天空。毁灭成功了。没有得意，没有荣耀，为了毁灭而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收到的效果却是不值一提。最后的连炸声在空中回荡，他们两人一个迷糊，一个迷茫，他们慢慢地从身后神奇美丽的境界，驶向前方漆黑悲凉的路途。

# 第一章

战时的真诚是宝贵的，它需要诺言的证实。

温斯顿·丘吉尔

1939—1945年，伦敦布莱切利。

这时，埃里·卡扎还未成为特工人员。

他生下时叫艾略特·肖特。父亲雨果·肖特，是战时一名军官，在巴勒斯坦服役，驻扎在耶路撒冷时与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美人露丝·艾波斯坦相爱了。她是犹太早期开拓者中一个名流家的女儿。她娇羞的微笑与坚强的意志揉为一体，迷人至极。

露丝和雨果虽然性格不尽相同，但他们觉得比其他所有的夫妻都更和谐、更幸福。露丝的乐观情绪和发自内心的爱充满了雨果整个世界。在露丝看来，她英俊的丈夫是她所见过的最善良、最有风度的男人。露丝想呆在巴勒斯坦，雨果保证尽最大的努力留在那儿。他成功的时候露丝才渐渐意识到，雨果拒绝移居国外，以及与犹太集团的联系严格阻碍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后退役当了巴勒斯坦的警察，成为区警察长。

埃里继承了母亲的黑眶蓝宝石眼和随和的笑容，继承了父亲微凹的双颊和下颌、栗色的直发、挺拔的身材和对音乐的鉴赏力。

“你父亲和我为给你取名伤透了脑筋，我想要取一个希伯来名字，他坚持取英国名字。”

露丝选了一个她最喜欢的名字埃里，意为“最高统治者”或“耶和华是上帝”，然后把肖特译成希伯来文“卡扎”。雨果则认为他的儿子应有一个地道的天主教名。露丝要求名字尽量能“帮助处在逆境的孩子”，最后他们定下艾略特，雨果记得这是他外祖母当姑娘时的名字。

警长肖特把儿子的双重身份看得很简单，“他在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去了英国，就是英国人。”作为埃里·卡扎，他上了圣乔治小学。上中学的假日里，他和外祖母、外祖父去犹太教堂；圣诞节、复活节时，他跟着父亲去小教堂。和表妹们在一起时，他说希伯来语，和邻居孩子一道玩时说阿拉伯语，而在家和学校则说英语。十二年来，他一直过着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根据《圣经》法规，他是犹太人，但因父亲是英国人，也能申请到英国护照和身份证。然而露丝坚信埃里将选择她的家庭方式，因为儿时的习惯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警长肖特从埃里出色的成绩上得到了慰藉。1938年埃里中学毕业时，获得了去剑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

刚上完一年级，战争就爆发了。母亲恳求丈夫不要让埃里服役，雨果的兄弟是个旅长，他把埃里安排到政府密码和译码学校，他给哥哥这么写道，“此处是有逻辑头脑的孩子的最佳之地”，他很得意能使唯一的侄儿远离战场。

开始，埃里想抗议家庭对他生活的安排，但工作一段之后他就入了迷，他所在的公司汇集了一批优秀人材，有剑桥的老师 and 同学，他们精于计算、语言学，以及各种文字谜与

数字谜。几个月后他们从伦敦总部撤到了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公园。

不久，成千上万的孩子由伦敦送到布莱切利地区。在英伦三岛的护士和女保姆也被征募来照看孩子，默拉·多莉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年开始之际，一天，埃里正站在火车站上，突然一个小男孩跑来，大声叫道：“先生，我能看看你的密写纸吗？”

照顾这个孩子的女子赶上他，“托尼，别打扰先生。”她带着浓厚的爱尔兰口音责备着孩子。但一看到艾略特在咧嘴笑，她也一起笑了起来。

“没关系，”艾略特说，“至少他没问为什么一个健康的人不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告诉孩子，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工作着。”这位漂亮的姑娘，用她那海蓝的眼睛注视了他几秒钟。

“谢谢你的解释。”他慢慢地转过身，想着怎样才能拖长谈话。

她先开了口：“你在布鲁克工作对吗？”

“是呀”，他的笑有些造作，“我真希望你干我们这行工作。你搞情报工作一定很老练。”

“我们组里一个护士的母亲是你的房东。我好象在她家见过你。”

“在汉肖夫人家？”

“对，我叫默拉·多莉。我和梯莉·汉肖同住在城里。”

埃里不知下面该说什么了，但他不用担心。走到公园拐弯处，她约好下星期在王冠客栈与他见面。

从那时起，他们感到呆在一起非常自在。时光很容易打

发，她想做的正是他想做的。

埃里暗自庆幸留在布莱切利公园。在这儿，他开始意识到妇女能做任何工作。当译码遇到困难时，姑娘们就会提供线索，从而获得重大突破，她们如此胜任工作，如此聪明，又如此足智多谋。

一次，他正为不能肯定译码是否正确而思考时，默拉碰巧来敲门。

“天哪，肖特，七天里你独处了一百多个小时，你想孤身与希特勒奋战吗？”

“这儿有一个密码，很难解。”

默拉弯下腰研究着艾略特的数据，“给我看看。”

“在得到完全的证据前，很难说清，可是……”

埃里犹豫着。尽管他的分析无懈可击，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之成为真实的东西。

“请看这儿，我们和他们究竟谁是疯子？”

默拉同意了他的观点。此次成功在布莱切利引起轰动，也引起英国情报局部分上层人物以及首相的关注。他也因为发现被称为“大朝样本”而受到重视。

也就在这时，布莱切利公园的英国情报局开始把默拉收入档案，这是因为她和埃里的关系。开始埃里很气愤，但她用沉默的蓝眼睛瞪着他，“我知道，我是一个冒险分子。”虽然他确信她永不会背叛信仰，但他从不告诉她任何事，哪怕最简单、最愚蠢的情报都高度保密，有几次他想说一些能取悦默拉的事，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久而久之，沉默寡言成为常事，偶尔描述自己的学校生活，但更喜欢问她家的问题。飘忽不定的战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所关心的是战